

酒齋醫學叢書十四種

李汝鈞

四明  
曹炳章  
校刊

歸  
硯  
錄

勺  
餘  
謝  
穉  
舟  
題

以海樹新丹照

驥  
賦  
雜

四  
即  
書  
的  
筆  
楚  
所

重刊歸硯錄序

歸硯錄四卷。乃王君孟英壯遊時。偶有聞見所錄。漸積成卷。其間議病論證。或表著前微。或獨攄心得。或采前賢未刊醫案。或錄平時自治驗案。如摘評魏氏名醫類案。及溫病條辨。雖不分體例。然皆能發前人所未發。悟前人所未悟。弗泥於古。弗徇於今。其著論以清燭理。以明抉摘搜剔。釐然能去其非而存其是。千古流弊。一旦氷釋。萬世疑竇。一朝道破。奇情妙緒。層見疊出。楊素園有云。苟能勤學。不患無術研窮。久而聰明出。閱歷多。則機智生。第苦於世醫之不讀書。以禍世。及不善讀書。以誤世也。等云。吾謂先生敏而好學。能一思百慮。所以能具此完美之學理。成有清一代醫中之偉人。炳章素慕先生學。恨未能徧讀其書。如潛齋叢書者。前購頁十餘年。不得見。渴望可謂至矣。民國四年。始見李氏排印之八種。民國六年夏。求得見抄本歸硯錄。是書由南京張君樹筠手錄。贈余友裘君吉生。當時余亦見而過錄一部。不期於是年秋。閱市中復購得潛齋叢書十種。較李印增醫案三編。歸硯錄兩種。余復將抄印二種歸硯錄。互相校勘。計校出張抄本訛誤三十七字。故仍照木刻本付印。惟張氏抄本。驢藏辨下。有樹筠先生評一條。語多經驗閱歷。故照增入。冠以筠按二字。以期識別。余不文。校刊既竣。爰誌其得書付印之緣起。如此是為序。

中華民國七年三月四明後學曹炳章序於和濟藥局

歸硯錄弁言

吾族系出安化籍隸鹽官十四世祖遷於海鹽之水北十九世祖復歸於原籍之舊倉乾隆間曾王父遭海溢之患携吾祖吾父僑居錢塘嗣為吾父娶于杭生余昆季六人而殤其三故雖行四而字孟英嘗憶吾父之歸葬曾王父暨大父也謂先世邱壟所在意將絜家回籍而未逮道光紀元府君遽捐館舍時余甫十四童昏無知家無擔石儲衣食於奔走有年不獲時省祖墓罪戾實深而敝廬數椽地土數畝亦遂悉為人債是以先府君之葬勢難歸祔祖塋因循多載吾母命卜地仁和之皋亭山以為海昌便道子孫易於祭掃余敬謹恪遵先孺人棄養即合葬焉迨癸丑春金陵失守杭城遷徙者紛如竊謂吾儕藉硯田以糊其口家無長物辛丑之警有老母在尚不作避地計況今日乎第省會食物皆昂既非寒士之所宜居而婚嫁從華向平之願亦不易了倘風鶴稍平可不繼志以歸籍耶余雖未有子而女已多從子亦數輩必乘其年尚幼穉俾鄉居以習於儉約斯謂遺之以安然族已久疎悵難如願先是有嘉興謝君再華耆端人也家於杭之保佑坊以白手致小康甲辰春余謂其地將有鬱攸災囑其移居從之及秋而不幸余言偶中謝以獲免感於心至是曲為余籌之久之引一人來曰此管君芝山也與我為垂髫交醇謹樸誠一鄉稱之世居海昌北鄉之淳溪地既幽僻俗亦淳良小有市廛頗堪棲隱距海較遠水患無虞子欲歸故鄉盍與結鄰乎余聞之慰甚遂與訂交既而偕弟李傑等

舟往訪至其地如漁人之入桃源且有朱姓曠宅願我賃心益喜返杭告廟而卜之吉李傑復謀諸趙君笛樓得吉占曰利久居宜子孫而會垣僦居之屋適易主爰諏吉携眷往家焉時咸豐五年乙卯冬十月中澣三日也迴思先府君以四十九歲棄諸孤余昨歲之病幾如湯睢陽與父同壽

清康熙間湯文正公試河南人古睢陽郡與父同壽

然而一事無成虛延人世霜侵兩鬢餘年幾何賴良友啟余得以勉承遺志謝君之德曷敢以忘而機緣相湊殆亦先人之靈有以默相歟設謂無田可歸必待買山有資則歲不我與賣此志而弗能償者舉目皆是也余竊悲之乃余自失怙後即携一硯以泛於江浮於海往再三十餘年僅載一硯歸籍人皆患之而余載硯時遊亦足以行吾之癡而樂吾餘年他非所知也遊時偶有所錄漸積成卷題曰歸硯蓋雖以硯遊而遊為歸之計歸乃遊之本也固識其歸之所以於簡端以為序併示我後人咸豐丁巳冬十一月下浣安化後人南渡第二十七世半癡王士雄書於吳門歸棹

歸硯錄序

蓋聞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醫相皆能挽造化之權。故先哲有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之語也。迨世風日下。醫道日衰。良者罕見矣。王公孟英博雅君子也。儲八斗之才。富五車之學。而尤長於醫療疾之神。人莫能測。著有醫學叢書十六種。闡明至理。井井指陳。其醫案十四卷。治法益昭發。前人之未發。悟前人之所未悟。上追靈素。下纂諸家。抉其奧。以顯其幽。存其純。而糾其繆。道明世俗之風說。盡晻昧之弊。分清別邪。異千古流弊。一旦而消。萬世蔽蒙。一朝而破。功蓋前賢。學垂後世。證無巨細。惻隱常存。卓識敦行。誠人所不能及也。往歲歸隱海昌。惜蘭女輩未能負笈以從。而欽佩之心。不能自己。茲先生草歸硯錄。以明志。因不揣謏陋。而為之序。時丙辰三月中浣。仁和彭蘭媛敬撰。

題歸硯錄

揮手湖山意灑然。卜居林野愛幽偏。濟時有道同良相。涉世無譏是散仙。重慶淵源宏舊緒。存仁著述富新編。相逢路較前時近。淳溪至余鄉僅一舍耳。易棹王猷雪夜船。春初先生雨過余里皆大雪。

丙辰春仲秀水愚弟曹大經海槎

喜從桑梓話樵漁。境僻溪環好結廬。非有閒情耽水石。每尋佳趣到琴書。折肱道契孫思邈。苦口言符陸敬輿。不盡憂時懷古意。且開小圃灌春蔬。

仁心古誼繼忠州。千頃波濤一葉舟。

遠道有求診者。先生每乘小船夜行。

書可活人常小試。才堪醫國切先憂。父

溪老宿牽離緒。

趙荊齋先生隱居壽昌。

秀水耆英慨舊遊。

莊芝皆先生甫即世。

惆悵生平師友誼。靈根天爵要交修。

世態模稜靜裏參。有時捫虱縱清談。靈蘭獨悟能砭俗。甘蔗旁生祝夢男。把卷閒宜宵卧北。著

書名若斗垂南會。當一遂緇衣好。一棹雙橋益訪三。

幾歲瘡痍未息兵。桃源小隱謝浮名。高文縱筆千言富。妙語揮犀四座傾。世外神仙留橘井。山

中風味足尊羹。一編自有千秋業。不獨歸來硯可耕。

丁巳長夏宜春晚。生袁鳳桐敬民。

回溯神交兩載餘。獲親光霽快何如。名山著述窮元奧。濟世襟期藉發摠。妻子一廬甘小隱。丹

黃四壁愛吾廬。新編借富規時意。許我先闕未見書。

戊午仲夏同邑教弟周在思二郊。

曲水迴環一碧流。淨溪地僻樂清幽。居非近市耽歌嘯。家有藏書供校讐。良相救時同妙手。奇

方獲解豁雙眸。先生此道肱三折。苦口言如藥石投。

高曠襟期志氣恬。不貪為寶勵鷄廉。

先生視病不受貧者之酬。

功深著作琳瑯富。學究岐黃歲月淹。種杏成

林追董奉。撫松歸隱似陶潛。殘軀一再叨仁術。泰谷回春勿藥占。

素病虛弱屢邀診治漸次痊可。

戊午新秋歸安女史章華徵。

生不為相當為醫。一掃震字之瘡痍。吸水直須窮上池。洞燭癥結如然犀。真宰上訴閭閻披。乃

許司命侔神祇。我觀毒藥供醫師。十失三四猶次之。食不制分事不稽。無怪使我生狐疑。吁嗟

乎富貴溺心鼎鑪歌功利奪人龍虎飛摩魔歌正艱且危乾坤不交坎離睽世事如雲類若斯  
靈丹一粒珍刀圭王君抱硯歸淳溪布衣蔬食甘掩扉著書索隱探淵微世人未見驚新奇天  
雞詔旦醒夢迷名山一席傳者誰

己未春仲仁和趙夢齡菊齋氏

先生自是人中龍二十八宿羅心胸岐黃術欲追上古盧醫扁鵲將無同偶然著作歸硯編聞  
揚至理開蠶叢笑他世上爭名客蕉鹿縣華駒過隙恬淡真如張季鷹逍遙直似陶彭澤轉瞬  
滄桑事可悲吳山看遍劫灰飛申屠卓識先歸隱早向淳溪掩竹扉輞川莊好春風靜扁舟似  
入桃源境屋後時聞欸乃聲門前且看桑榆景避亂重來訪舊遊依然把酒話田疇當年曾起  
膏盲疾回首而今已十秋受恩深愧酬無力坎壈愁常淚沾臆往事淒涼不忍談故園今已生  
荆棘何日三吳息戰爭與君相約結比鄰硯田同作歸耕計對榻西窗論道經

庚申孟夏仁和世姪胡耀曾榮甫

淳溪深處結茅廬偏地瘡痍孰療除惟此石交堪與共歸來且著活人書 遜世逍遙寄睡鄉

先生近號  
睡鄉散人

回春妙手擅岐黃編成小錄千秋業重慶遺書合辦香

令曾祖有重慶堂  
隨筆刊行于世

把卷蓬

窗動旅懷申江一棹與君偕

時同赴  
上海

思歸已是無家客淒絕當年賜硯齋

先文節公曾蒙宣  
廟賜硯因以名齋

同治元年仲夏錢塘後學戴穗孫

是書鐫於杭。託徐君亞枝校讐。庚申春刻甫竣。而杭垣失守。迨援兵來。賊遁去。杭人慮其復至。率遷避。承胡子榮甫。翠版畀余。顧僻鄉無攻木之工。迄未修校。辛酉秋海昌日。感余携以棲於濮院。改字夢隱。迨季冬杭垣復陷。海昌亦潰。余不能歸。今夏更携以至滬。有元和金君靈齋者。讀余書有年。亦竄難在此。適霍亂大行。市醫罔措。靈齋徧搜坊間。霍亂論大聲疾呼。以告人曰。指南在是。毋走歧途。因而救全者不少。且嘗於乙巳年。輯轉筋證治一書於姑蘇。書中多採芻蕘。惜板已燬。余亦未之知也。蓋齋嗣與仁和周鶴庭茂才同寓。始知余在滬。六月十九日。遂來訂交。善氣迎人。使我如坐春風中。序齒長余兩歲。乃殷殷然必欲執贄門下。余何敢當。而謙光下濟。益可見其虛心好學之不可及矣。既而余有瀛洲之遊。爰以此版託其修校。比返申。業已歲事。余方快遇心交於萍寄之時。特出諸稿以質正之。併欲重訂霍亂論。以補前刻之未備。詎八月二十八一夜。陡患霍亂。詰朝吳縣華君麗雲。連余往視。已形脉兩脫。音啞汗淋。亟投侵苓。莫從挽救。嗚呼。余不覺涕下之如雨也。迴憶亞枝於申春閉城後。溘然而逝。榮甫於酉冬城陷後。未聞下落。贈言諸君。如海棲蘭齋二郊。並歸道山。敬民子身竄難來申。於六月十七日。哭母身亡。年甫三十一。尤可傷也。彭章兩閨秀。亦已化去。是書之成。皆不及見。而余曩刻醫書十種。版尚在杭。諒化劫灰。夢境如斯。能無感慨。且知已零落殆盡。更何從而析疑問難哉。因泚筆以識余痛。同治元年八月。夢隱又書於上海之隨息居。

歸硯錄卷一

海昌 王士雄孟英原著

鄞縣 曹炳章赤霞校刊

竊思人賴飲食以生而飲食之烹飪必藉於水水之於人顧不重歟夫水以動為性以潤下為德故水無不流流則不腐所謂合千派而不竭納衆流而不污者也惟杭嘉湖蘇常數郡之水獨異於他處以地勢坦夷水極平行自古稱為澤國而支河萬派浜汊縣多其大河之水既已平流則浜汊之間竟如止水居其所者飲於斯食於斯濯盥穢於斯若暑月旱年則熱毒蘊蓄為害尤烈考鄞陽章氏飲食辨云止水藏垢納污飲之主多病故此處居人每患三瘧輒延綿不易愈而患瘧瘍脚氣者為尤多始信章氏之言為不誣也欲康濟斯民者當以鑿井為急務焉奈水鄉之人以河汲既便遂相沿成習而不察其弊故罕知鑿井之利苟知瘍瘧脚氣之甚於他處而識其病源之在水則救弊之策曷可緩乎況鑿井而飲古之訓也且可備旱或曰吾鄉為荷葉地不宜于井噫是何言歟所謂荷葉地者以四面環水形如荷葉也凡屬水鄉大都若是不獨吾鄉爾也至水鄉鑿井及泉甚易工省價廉又何樂而不為耶且聞每有湮塞之井可見前人具有卓識而後人廢置為可歎也若能隨處掘濬較鑿尤易惟宜冬令為之夏令地中冷恐不能深入也井口宜小庶免墮溺之虞但囿於習者難與

謀始。敢望大雅君子仁心為質，廣為傳說，身先開鑿，俾人人共飲清泉而免疾病，則井養不窮，同享王明之福。其陰德曷可量哉！士雄嘗以泰西鑿井法附刊先曾祖隨筆中。乙卯冬，挈眷回籍，居於淳溪，復為此說以貽同志。奈為眾議所格，丙辰夏秋亢旱，赤地千里，余復憇憇澹河，又格不行，而日汲幾斷。幸張君雪沂有方塘半畝，頗極淵深，農人欲購以戽田。張曰：吾將以此濟一鄉之飲者，竟不售。余亦賴之飲水思源，因撰楹帖一聯以贈云：我澤如春，仁言利溥，上善若水，世德流長。其時余嘗遵陸遊禾一路鄉民咸憂渴死，石水貴至百錢，大戶水費日以千計，無井故耳。有心有力者，不可境過輒忘也。

章杏雲先生飲食辨云：凡米新者，香甘汁濃，養人為勝。試觀作饌作酒，新者之力較厚，稍久則漸薄。豈非陳不及新之明驗乎？本草言陳者良，是為病者言也。以新者力厚，恐貽食後之患耳。又極言燭米之弊，余皆避之。蓋米愈陳則愈劣，納稼之時，但宜藏穀，隨時碾食，則香味不減而滑。乃嘉興等處不諳藏穀之法，刈穫之後，即舂而入囤，用糠蒸盒數月，米色變紅，如陳倉之粟，名曰冬舂米。取其經久不蛀，宋人贊其不蠹不腐而不知其已無生氣故不蛀也亦杜遠方販運以慣食此米者，不出二百里之外也。志乘未載，不知何人作俑，而土人習之，翻以白米味淡而不香，何異醉人視醒人為醉之顛倒耶？然米經蒸變，不但色香味全失，而汁枯性澀，是去其精華，徒存糟粕也。故煮粥不稠，造饌釀酒皆不成，與燭米相去一閭耳。余偶食之，即腹脹便閉，必啜渾

糜粥數日以濡之始愈此與武夷人蒸茶為紅者同一矯揉造作今姦商更有造發急冬春之法旬餘即成隨時可作米極易敗尤不宜人紅茶亦各處效尤徧行宇內嗜痂者衆二者之弊殆不可革然知味者固自有人也又按錢塘龍井茶甲於天下邇年土人以秋采者造為紅茶頗獲厚利故聖人有鮮能知味之歎凡藝茶亦須肥壅昔人謂專藉雨露以滋培不待人力之灌溉者皆未經目擊之談也

茶能清神醒睡止渴除煩有解風熱涼肝胆吐風痰利頭目去油垢肅肺胃之功口不渴者可以勿飲紅茶既經蒸盪失其清滌之性更易停飲昔人誇之者未免過當毀之者殊失其中章杏翁至謂為災星厄運之媒亦矯枉而失實也惟論薑茶治痢之弊為發前人所未發其辨云楊氏立此方謂東坡治文潞公有效夫蘇文二公誠名士誠貴人服藥治病不論資格苟藥餌不當恐二豎無知非勢力所能壓也醫書所列諸方嘗有某帝王某卿相試驗之說皆是遊方術士虛張聲勢哄騙鄉愚之法可鄙可笑且潞公偶然患病偶然服藥正史既所不書裨官亦復未載後世之醫何自而知乃楊氏言之李氏信之尤為不值一笑即使果有其事所患必是寒痢治而愈者得力於薑也設為熱痢而欲藉茶之涼制薑之勢豈非夢夢乃今之愚俗雖目不識丁者無不知薑茶為治痢之方迨至百用而百誤而猶圭臬奉之抑不思至此乎愚謂產後之生化湯亦同此弊惟回溪有產後禁薑之論且曰暑證忌薑雖與

岑連同用亦有大害。正與章辨暗合。彼詩文字畫俗眼不辨妍媸。專尚紗帽。已屬鄙陋。醫藥亦然。豈不更可哀哉。杏翁以談笑而出之。其慨世深矣。

章氏云。論語記聖人飲食。不曰必以薑食。亦不曰無薑不食。而曰不撤薑食。撤字從手檢而去之也。蓋指聖人作客而言。凡作客者。於主人所設各隨其便。不宜當食講究烹調曲禮曰。毋絮羹。毋歡醢。絮羹歡醢。是臨時加入調和。撤薑是臨食時檢出調和。皆非作客之禮。薑雖有害。少食亦自不妨。調和之內業已有薑。聖人必不于食時令其檢去。但不多食而已。然則此句當連下句成文。始為通貫。乃竟講作無薑不食。其誤不始於宋儒。漢晉人已有通神明去穢惡之說。漢人則本于神農本草經穢惡作臭惡言。能去食物中腥惡之臭也。而通神明殊不可解。神明指人身何物。蓋此書雖傳自上古。其中為後人附益處甚多。須善讀也。朱子語錄亦云。秋薑。天人天年是亦明知其非佳物矣。夫偏于辛而無回味。即偏於熱而無回性也。食之斷不宜多。斷不可久。入藥亦止能散寒。苟無寒邪而誤用之。則營血受傷。津液被劫。外感變而為內傷矣。雖有良藥。無從解救。慎之。愚謂神明似指心臟而言。以心藏神。或為陰邪所侵。寒痰所蔽。則神為之蒙。而君主不明矣。並可灌以薑汁者。陰寒之病藉辛以通之。而神明自復也。因論語集註而誤信以致大病者。余有治吳永言徐樂亭兩案可參。

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薑非古  
人日用之品。此說足以為証。二部附註

檀弓有云。喪有  
疾。食肉飲酒。必

又云感冒客邪如係風寒溫散故所當用儻為溫熱初起即宜清解俗人不知妄以故椒辣枚

子

即食萊菔古人重九所佩者俗名辣椒辣茄辣虎之類肆啖以為發散不知此類止能溫中不能散表數十年中

屢見食此過多一二日即死者未死時必唇焦舌黑津液全無此靈樞所謂陰竭也陰竭者

血死也又必昏昏無知此元化所謂胃爛也死後必偏身青紫與中砒毒無殊

凡誤死于熱藥者皆然也

更可惡者俗傳胡椒煬鷄可以調經種子豈不調不孕盡屬血寒即使果寒溫煖血室雖已

足矣何必助之以椒遂致血枯經絕即俗云乾血癆是也或崩漏吐血即血熱妄行也無病

求病不死求死良可憫也愚謂俗傳調經種子等方大抵皆溫熱之品世人不察體氣病情

一概恣服陰虛者必成乾血癆血熱者必致妄行章氏之言允為名論又凡婦女月信有妨

於事欲其暫緩者先期以胡椒數粒

欲緩幾日則用幾粒

冷水逐粒吞下汎即緩行別無他患蓋月事

將行冷水能凝遏使之不行而胡椒極熱固圖吞下則性不遽發數日之後椒性作而冷氣

消其汎始行也逐粒吞者一口冷水可緩汎期一日而一粒胡椒能消一口冷水觀嚴寒時

以胡椒水研墨則硯不冰則其性熱傷營可見矣故孕婦食之墮胎而陰虛內熱之人一切

辛烈之物皆當屏絕舉此可例其餘也

亞片煙之害夫人知之而吸之者率不肯戒余竊怪之故人張孝子養之謂余曰吾嘗聞諸吸

者云凡吸此煙樂不可支暢美達於骨髓賢於房事遠矣故可以移酒色之荒而沈迷於此

雖至死不忍棄。曷云戒乎。余聞之未能深信。既而楊大尹素園以飲食辨寄贈其煙葉條下

附載亞片。亦有此煙一吸。其樂踰於登仙。雖死不悔之說。信者其為淫樂矣。又云吸此煙者

初則壯健非常。至數年漸漸鰥瘦。不久髓竭精枯而死。始因坐擁厚貲。身本無病而求快樂

詎知乃以求死。更有富貴之家。有病不肯祛邪。惟喜立齋景岳之言。樂於補塞。豈知其害較

尅伐尤烈。其死乃在一朝半日。或旬月之間。較之吸亞片煙為尤慘也。愚按吸入腎主之。又

必卧而吸。卧則其氣歸於腎。故初吸大能鼓舞腎氣。令人不倦。久之則精華發越漸盡。遂致

形枯神槁。李維鏞謂其專傷肺氣。甚屬不然。始則富貴人吸之。不過自速其敗亡。繼則貧賤

亦吸之。因而失業破家者衆。而盜賊偏地矣。故余目之為妖煙也。亦有因衰病而誤墮其中

者。以其吸之入口。直行清道。頃刻而徧一身。墮者能宣。鬱者能舒。陷者能舉。脫者能收。凡他

藥所不能治之病。間有一吸而暫效者。人不知其為剗劑。遂詫以為神丹。而因病吸此。尤易

成癮。迨癮既成。臟氣已與相習。其後舊疾復作。必較前更劇。而煙亦不能奏效矣。欲罷不能

噬臍莫及。乃致速死。余見亦多。敢告世人。毋蹈覆轍。章氏以立齋景岳之法。謂較亞片尤慘

吾鄉前輩陳乾初先生。以堪輿為異端之尤。謂地師之罪浮於佛老。皆救世之藥石也。讀者

切勿視為憤嫉。庶可共挽頽風。

陳氏葬書蔣君寅助梓以行世。余謂此古  
今第一部葬書最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也。

泰西瑪高温云。麥教師謂亞片之進中華。創自葡萄牙人。乾隆三十一年以前進口者。歲不過